

回顾 20 世纪丛书·军事篇

沙 场 将 星

——20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将领

张昆 木子 曹宏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锋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校对：余 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场将星：20 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将领/张晨等著.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2

(回顾 20 世纪丛书·军事篇)

ISBN 7-5012-0953-7

I. 沙… II. 张…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261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25 字数：220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总 序	5
前 言	9

第一章 “海军之神”

——东乡平八郎

一、少年壮志	1
二、血溅半岛	5
三、黄海硝烟	14
四、决战对马	21

第二章 布衣元帅

——霞飞

一、工匠之子	27
二、军旅生涯	28

三、鏖战马恩河	35
四、凡尔登保卫战	44

第三章 “大战终结者”

——福煦

一、名门之后	51
二、初露锋芒	54
三、协调西线	58
四、最高统帅	62

第四章 英伦名将

——蒙哥马利

一、复杂的经历	73
二、显露才干	78
三、从北非打到西欧	84
四、桑榆晚景	90

第五章 美军战将

——麦克阿瑟

一、将门之后	95
二、受挫菲律宾	100
三、转战西南太平洋	105
四、战后的是与非	112

第六章 “第一坦克手”

——巴顿

- 一、成功之路 116
- 二、逐鹿北非 123
- 三、浴血西西里 126
- 四、横扫欧罗巴 131

第七章 苏军元帅

——朱可夫

- 一、从士兵到总参谋长 143
- 二、卫国战争的“救火员” 148
- 三、驰骋疆场 153
- 四、坎坷的晚年 159

第八章 功勋卓著

——华西列夫斯基

- 一、神父的儿子 165
- 二、兢兢业业 170
- 三、独当一面 176
- 四、消灭日本关东军 182

第九章 “沙漠之狐”

——隆美尔

- 一、升迁之路 187
- 二、战场恶魔 192

三、鏖战北非	197
四、第三帝国的殉葬品	203

第十章 坦克凶神

——古德里安

一、“装甲兵之父”	209
二、大打出手	214
三、参加法国之战	220
四、苦撑战局	226

第十一章 冰海成名

——伍德沃德

一、临危受命	232
二、万里挥戈	237
三、海空激战	243
四、夺取马岛	250

第十二章 海湾逞雄

——施瓦茨科普夫

一、准将之子	256
二、飞速升擢	262
三、海湾逞雄	269
四、最后挥舞的军刀	274

第一章

“海 军 之 神”

——东乡平八郎

一、少年壮志

1901年2月的一天。

位于日本东京麹町番町的一大户人家，此刻，已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家人个个神情严肃而紧张。一位病入膏肓的老妇人躺在榻榻米上，脸色苍白，艰难地喘着气，她似乎在等候着什么……

这时，从门外匆匆忙忙地走进一个人。

他一身戎装，虽然旅途劳顿，却未减半点威风凛凛的军人神态。此人就是后来被日本军界赞誉为“海军之神”的东乡平八郎。

刚刚就任新成立的舞鹤镇守府司令官的东乡平八郎，一接到母亲益子病危的电报，立即赶往家中，依偎在已90高龄的母亲枕旁。益子神志清醒，注视着东乡：“我已到天授之年，能见到你死也瞑目了。还有很多国家大事等着你，好好为国效劳吧……”说

完即谢世而去。

东乡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起来。他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教会了自己如何做人，尤其是如何做一名军人。

1848年1月27日，东乡平八郎生于萨摩藩鹿儿岛加治屋町，他是萨摩藩士崛与三卫门的三女儿益子与藩士东乡吉左卫门的第四个男孩。

益子生有五男一女，她继承了萨摩式家教的传统，除了吃饭睡觉，很少休息。她既要经常襄助丈夫，更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抚育孩子和操持家务上。作为慈母的益子也最钟爱东乡平八郎。这一切深深地印刻在了东乡幼小的心灵里。

东乡的父亲精通文武，谙熟海外各国风情，热心于海军，经常告诫他要“励精忠诚”，必应从事海军事业。这一切对东乡以后投身海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乡自幼聪慧敏捷，活泼伶俐。8岁起即学文，同时又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学习现代流行剑术。10岁的一天，东乡和小伙伴们来到小河边，比赛用小刀劈杀了几十条鲫鱼。小伙伴们羡慕他，大人们看到了也惊叹不已，夸奖道：“手脚多么麻利啊！”

孩提时代的东乡，听了洋洋得意，回到家后在母亲面前炫耀一番，想得到母亲的表扬。

可是，益子端端正正地坐下来，训斥道：“武士只有破大敌才引以为荣，劈杀几条小鱼，算得了什么！这种小事都自卖自夸，从小养成卑贱的品质，我真替你的未来担心。即使有人夸奖你，你应该感到那不是夸奖，而是在嘲笑你，要感到羞愧才对。”

东乡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点了点头。

东乡一生都铭记住了母亲的这次教诲。

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本也正在经历着从“尊王攘夷”到“废

藩置县”、“富国强兵”的社会大变革。

东乡平八郎置身于这动荡的年代，时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与冲动。

“一朝船舶炮声来。”

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特遣舰队开进了江户湾的浦贺海面。

东乡平八郎看着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美利坚星条旗在自己的国土上飘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起了父亲告诫他要“励精忠诚”、必应从事海军事业的话，暗暗发誓：“自己立志当个海军军人！”

1863年7月间，英国舰队炮击了鹿儿岛，因此爆发了萨英战争，萨摩藩同英舰开战。东乡兄弟三人在其父的带领下同时从军出征。从这次事件中，东乡平八郎豁然领会了“从海上来的敌人，必须在海上防御”的道理，更坚定了为天皇而服务于海军的决心。1866年，萨摩藩成立了海军局，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参加了海军，开始步入军界。

日月如梭。1868年，15岁的睦仁天皇执掌朝政，改元“明治”。在随后的几年间，明治政府推行维新，大胆改革，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一条极富侵略性、野蛮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的道路。

在明治政府初立之时，作为海军三等士官的东乡平八郎，乘坐萨摩藩“春田”号战舰，同德川幕府在阿波冲进行了海上决战，胜利后，又跟随“春风”号远征北海道，转战函馆等地，立下了战功。为此，明治政府于1870年1月任命东乡为“龙骧”舰见习军官。

为了“开拓万里波涛”，让“国威布于四方”；为了创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睦仁天皇下诏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用。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向英、美、德等

国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的先进技术，为日本海军的崛起储备人才。东乡平八郎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1871年，作为由日本兵部派遣到英国留学的第一批青年人当中的一员，东乡平八郎怀着激动而好奇的心情，飘洋过海，踏上了英伦三岛。

初到伦敦，就遇上了伦敦人习以为常的弥天大雾。大雾弥漫全城，昏暗的灯火中，人影憧憧。“可它怎么是粉红色的呢？”东乡惊讶着。

太阳终于出来了，大雾渐渐退去，伦敦城的真面目呈现在东乡眼前，这才真的使东乡惊呆了：鳞次栉比的工厂，迅疾奔驰的蒸汽机车，擦肩而过的人群……然而，最让东乡心动的，还是那港口中分列如山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旌旗高扬，舰炮雄壮。

东乡多么渴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驾驶着军舰驰骋海疆啊。但英国海军部不准他进入海军学校学习，他只得转入泰晤士河畔的一所商船学校，在该校实习船“乌斯特”号上充当见习水手。

“亚洲人也想学航海？”实习教官、海军退役军官范德森·史密斯上校看了一眼眼前这位矮小的日本人，眼角泛出了几分不屑、鄙视和不信任。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东乡。东乡没有回答，只是咬紧嘴唇，怒目圆睁。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发誓要让日本成为海上强国。

艰苦的海上训练开始了，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苦练，东乡使英国教官的白眼和嘲弄渐渐变成了赞赏。两年半的学习，他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并于1875年2月与同伴乘帆船从英国泰晤士河口出发，历时7个月，航行了3万里，绕世界一周。1877年，东乡受命监督英国为日本建造的“比睿”号军舰，次年的5月驾驶该舰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此时，他已从英姿勃勃的青年步入32岁的壮年了。

同年7月，东乡平八郎被任命为日本海军中尉。

留学深造的7年，卧薪尝胆的7年，将东乡锤炼得果敢、好斗、倔强、敢于冒险。

回到自己祖国的东乡，看到了日本的强国之梦正一步步成为铁一般的现实。

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出了堪与外国军舰相媲美的“桥立”号海防舰，它与法国制造的“松岛”号、“严岛”号二舰共同构成了日本海军主力的“三景舰”。

海军学校、轮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通信学校、工程学校、军医学校等一大批海军专门技术教育机构建立起来了。1888年，日本海军的综合性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正式成立。

1881年，已年满35岁的东乡平八郎与萨摩藩士田信义的长女哲子结婚。

1884年，东乡平八郎率“天越”号战舰开进中国的上海港，并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以“观察”中法战争为名，行刺探中国沿海及内地军事防务之实。

1886年，东乡平八郎被任命为“浪速”号巡洋舰舰长，晋升为海军大佐。

二、血溅半岛

1888年8月1日。

日本长崎港。

悬挂着耀眼光目的金龙图案的长方形海军军旗的清朝北洋舰队4艘主力战舰，在海军提督丁汝昌的统领下，巡游了朝鲜东海岸后顺路前往日本访问并检修船只，驶抵长崎。

日本常备小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港口迎接。这是中日两国海军指挥官的第一次会面。

一个要显示中国海军实力，一个却对中国恨之入骨。最终，酿成了一场血淋淋的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在长崎街头，遭到手执武器的日本警察的蓄意行凶。5 人被打死，44 人被打伤，还有 5 人失踪。

丁汝昌目睹了这一切，日本人狂热的近乎变态的民族情绪简直成了一种歇斯底里。

东乡平八郎或许不知道长崎发生的一切。但是，有一点，东乡是肯定知道的。早在明治天皇执政初始，就明确决定以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并先后将其锋芒直指朝鲜与中国。日本军界对清朝北洋水师的发展更抱有疑惧之心。

此时的北洋水师，拥有“定远”、“镇远”两艘 7000 吨级的铁甲舰，“经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等 8 艘巡洋舰（吨位均在 2000 吨以上），“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 艘炮艇，13 艘水雷艇，再加上运输舰、通信舰等总计 50 艘，吨位达 5 万吨。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舰队，在世界海军中排名第 6 位。而此时的日本海军，仅拥有舰船 17 艘，2000 吨级以上的战舰只有 5 艘。

1888 年以后，日本明治政府以超过清朝的北洋海军为目标，锐意扩建海军。到 1894 年的 6 年间，日本每年以国家财政收入的 60% 用于海陆军建设，平均每年添置两艘舰船。特别在 1891—1894 年间，日本把添置速射炮和购买最新快船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共添置了战斗力很强的铁甲舰 3 艘和巡洋舰 3 艘，总吨位增加到近 4 万吨，实际作战能力已超过了清朝的北洋水师。

如果说，当初北洋水师确有炫耀的资本，着实让日本人为其雄伟、先进而惊叹不已的话；那么，只隔短短几年的时间，北洋水师已今非昔比。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北洋水师武备松弛，设

备陈旧，舰船常年失修。

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修起来了，北洋舰队却落伍了。

1892年7月，丁汝昌再率舰队出访日本时，他震惊了。他看到日本海军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

这次，东乡平八郎有机会看到了北洋水师的真实情况。他择日观察了“平远”号，发现炮管上晾晒着衣服，便看破了其中的一切，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必害怕清朝海军。”

东乡平八郎跃跃欲试。

日本海军跃跃欲试。整个日本都在跃跃欲试：“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在做好了侵华侵朝战争的全面准备之后，日本政府就虎视眈眈地等待时机。

1894年初，朝鲜农民领袖全琫准在其家乡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无力招架，只得向清政府乞援。日本政府把朝鲜农民起义作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借口的天赐良机，便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赴朝助剿，以此作为日本出兵的口实；并假惺惺地表示日本政府“并无他意”。

6月初，清政府出动海、陆军赴朝助剿。6月6日，日本政府组建战时最高指挥部——大本营，并于当天派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随后，日军后续部队相继赴朝。到6月底，出兵朝鲜的日本陆军已近万人，军舰达8艘，远远超过清朝海陆军在朝鲜的实力。

对于日本政府军事上的步步紧逼和外交上的威胁恐吓，清政府不做军事上的全力准备，却一味地寄希望于俄、英等列强进行干涉和调停，想以此迫使日本放弃对朝鲜的入侵。然而，清政府天真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日本对于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他们有备而来。

就在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当天,日本海军即进行动员,着手准备。

6月18日,日本为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补任常备舰队司令官;6月24日,原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率舰到达佐世保,加紧进行战斗演习。

6月27日,新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与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圆规到达佐世保就职。7月10日,日本又设警备舰队,以海军少将相浦纪道任司令官。7月13日,外相陆奥宗光派人到朝鲜向驻朝使节大鸟圭介传达机密命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并恢复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为现役,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海军军令部长牟田仓之助的职务。

桦山资纪就任后,于7月19日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参谋长为海军大佐鲛岛圆规。常备舰队有“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扶桑”等10舰,附属舰有“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5舰。西海舰队有“金钢”、“天龙”、“大岛”、“大和”、“赤城”、“葛城”、“高雄”、“武藏”等9舰;以“筑波”、“干珠”2舰警备横须贺港,以“凤翔”、“海门”、“馆山”3舰警备吴港,以“满珠”舰警备佐世保港。

7月20日,日本大本营接到北洋水师将赴牙山的情报。当天,刚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就向日本联合舰队传达了日军参谋长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北洋舰队的密令。

7月22日,伊东佑亨决定分联合舰队为两个小队,又划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游击队。至此,日本联合舰队已做好袭击北洋舰队的战术准备。

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奉命从佐世保港起航，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舰队、护卫舰等。第一游击队有“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代”、“浪速”；本队第一小队有“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本队第二小队有“桥立”、“筑紫”、“严岛”；第二游击队有“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鱼雷舰队母舰1艘，鱼雷艇有“山鹰”、七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护卫舰为“爱宕”、“摩耶”。

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港后，于当天下午5点便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为了及时截击北洋舰队的护卫舰，日夜兼程。

早在7月16日，清政府感到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严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增派军队援朝。

19日，李鸿章在苛刻条件下租用“爱仁”、“飞鲸”、“高升”3艘外国商轮，运送仁字军2000余人东渡；同时命丁汝昌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丁汝昌认为要“务熟权轻重，致全力收要著，始足有济”，主张应以北洋舰队一同前往，并令主力战舰都升火待命。22日，李鸿章来电同意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前往巡护。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9舰正等候命令起碇，忽传俄、英两国同要出兵问罪日本的消息。李鸿章认为派海军大队已无必要，23日，急电丁汝昌制止海军大队出海。

丁汝昌只得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

3舰起航前，有的将领问丁汝昌说：“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7月22日早晨，“济远”、“广乙”、“威远”3舰由威海出发，以副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

运兵船到牙山，并到大同江一带游巡。

1894年7月25日。

中国黄海海域。天空一片湛蓝。

东方的海面上，3艘军舰时隐时现。

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3艘巡洋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正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驶向朝鲜西岸丰岛水域。他们将在此处担任搜索拦截北洋舰队护航舰的任务。

丰岛，是牙山湾外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屿，地处牙山湾要冲。北洋舰队欲想增援汉城清军必经此路。

东乡平八郎站在“浪速”号高高的舰桥上，望着舰尾那一道弧形的白色浪花，心情振奋，他渴望着在战斗中一显身手。

上午7时许，日舰发现远处有两艘舰船渐渐驶来，待看清是北洋舰队的“济远”和“广乙”后，坪井航三即下达了战斗命令。日舰“吉野”便对北洋舰队发射了第一炮。丰岛海战的帷幕拉开了。

经过两天的航程，清军租用的英国籍运兵船“高升”号自塘沽起锚，此时已驶近丰岛海面。

“高升”号载有北塘防军官兵1100余人，行营炮14门及大量枪支、弹药。统领官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上午9时，当“高升”号闯进作战海域时，已无路可退了。一艘日本军舰的炮口对准了它的船身。

“下锚停驶！”“浪速”挂出了信号旗。

9时30分，东乡平八郎发出第二次警告：“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此时双方相距仅400米。

21门舰炮黑洞洞的炮口，露着咄咄逼人的杀机。“高升”被迫停了下来。

一艘小艇开了过来，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登上了“高升”。检查完商船执照，这位海军大尉扫视了一眼挤满船舱的中国士兵，把头一歪：“‘高升’要跟‘浪速’去舰队锚地！”

“不，不。”船长高惠悌有些紧张，“先生，我有必要提醒您注意，这是一艘英国商船。”

人见善五郎没有理睬，驾艇返回“浪速”。

此时，“高升”船内早已骚动起来。

高继善手提佩刀，直逼高惠悌：“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

“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高惠悌声音有些发抖。

“除非日本人同意我们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高继善断然拒绝。

全船官兵攘臂而起。他们把高惠悌看守起来，不准任何人离船。

人见善五郎第二次来到“高升”。高惠悌告诉这位海军大尉，他已失去自由，船上的中国官兵坚持要退回大沽口。“考虑到‘高升’是一艘英国商船，出发时尚在和平时期，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的要求。”高惠悌希望日本人能准许他这个请求。

人见善五郎含糊其辞，驾艇离去。

交涉历时三个小时。

东乡等得不耐烦了，命令挂出第五次警告信号，在得不到满意答复时，又在樯头上挂出红旗，以示危险警告。

东乡被激怒了。

东乡信奉的格言是：刀短就跨前一步！

“跨前一步！”作为一名舰长的东乡，深知与中国交战，日本海军没有制胜的把握。为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先发制人，哪怕是有违国际公法也在所不计。

不过，东乡并没有忘记“高升”号的国籍。他向“高升”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命令欧洲人立即离船。

此刻，海面上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海战的硝烟早已散去。

突然，一枚鱼雷从“浪速”舷侧的鱼雷发射管中喷吐而出，直